

怀念陈心启先生

第一次和陈先生相遇相识是 2001 年初夏在英国伦敦的老梁家，那里是当时中国植物学者访学邱园短居的大本营，去了经常会遇到同行的新老朋友。陈先生当时正在邱园标本馆研究馆藏的中国植物标本，我则是从威斯利植物园前往邱园进行短期的兰花保育与繁殖交流学习。在那之前，早已久闻先生大名，但未有机会见面。先生当时年届 70，退而不休。每天 8 点准时到邱园标本馆上班，下班后一起聊天交流，话题有专业，有生活，那一周的相处极其愉快。先生平易近人，工作之余注重养生，生活习惯极为健康，和夫人黄阿姨伉俪情深。

陈先生是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中国兰花学会)的主要创始人，并在其后的 20 多年中为中国兰花科研和产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和中国兰花协会一起共同创立并主办了 20 余届中国兰花博览会；创立中国兰花新品种登录注册委员会，并担任主任委员，多年来一直坚持承担中国兰花新品种登录工作；创立并运行会刊《兰》等。2003 年开始，因为同为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工作，有了更多跟随先生学习的机会。印象很深的是 2005 年在乐山举办第十五届中国兰花博览会上，我第一次参与中国兰花博览会的评奖工作。全场数万盆参展兰花，要经过数轮筛选来评定，评委还需要在偌大的展厅不同区域来回观摩比较，评奖过程从中午 1 点持续到凌晨 2 点。先生一直坚守在评奖现场，而且保持旺盛的精力，令我无比佩服，心生敬意。后来我才知道每次办展都需要大量的组织和沟通协调工作，每一届兰展都是对组织者专业、综合能力和体力的多重考验。在陈先生这样无私奉献的前辈们言传身教引领下，我有幸从 2003 年至 2018 年为中国兰花学会工作 15 年，从专业延伸融入兰艺生活，这是一个不断学习进化自己的过程，深觉从中获益良多。

陈先生对北京植物园兰科植物保育研究和科普教育工作也非常支持。南园北园离得近，不时会有机会和先生见面，有时间他很乐意到我们兰花室看兰花并给予指导，从兰科植物引种规划建议到中国兰花分类的解惑。2004 年北园创办首届春节兰花展，邀请先生担任评

委，先生也开心前来，以后每年的兰展只要时间允许，都会来参加。

陈先生研究兰科植物一辈子，对兰花情有独钟，对年轻人的栽培也不遗余力。2003年我准备出版《世界观赏兰花》一书，请先生作序，先生爽快应允。我读博士期间到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杓兰属植物资源调查，在野外发现大量花型花色和花朵数量与北方常见的几个杓兰属原生种相近又不相同的个体，变异极为丰富，颇为疑惑，请教先生，方知是同域分布的两种杓兰之间的天然杂交种及他们之间的多代回交等混交结果的自然个体。在先生的指导下开展了相关研究工作，并在先生的介绍下与德国学者一起合作，将英文翻译改编成德文发表，后来还翻译成了其他文字。除了大量的兰花专业著作，先生兴趣广泛，写作还涉及动物生活习性的主题，每有新书问世，也会让秘书小钟告诉我，送我一本拜读。我和翟俊文博士、师妹李大明博士等交流时他（她）也都说受惠先生的教诲很多。

2010年3月我们在重庆参加第十届亚太兰展，会后一起游览洪崖洞，台阶沿着笔直的山体蜿蜒向上，年近八十的先生爬山如履平地，不善运动的我背着电脑包反倒有点气喘吁吁，先生多次说要帮我背包，吓得我连连摆手，说使不得使不得……

2021年3月30日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和来访的老师交流杓兰保育的工作，突然接到小钟的微信，说陈老师仙逝。太突然，听了我一时有点发蒙，这几日来感觉依然不真实，因为陈老师精神炯烁的样子永远印在我心中。

往事历历在目，永远怀念陈先生。

张毓

2021年4月7日清晨于蔚秀园